美丽的隐身

西藏民族大学 周德仓

不知是传统文化的赋权，还是家庭构架的逻辑设计，妻子总是扮演隐身人的角色，让美好常常以最婉约的方式示人。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妻子是某人的义务文字“秘书”，为书写潦草寂寂无名的这位“作者”誊写文稿。那时报刊是绝对的“买方市场”，居高临下，严禁一稿多投，不接受打印稿，必须手写，妻子就当仁不让，用她娟秀的钢笔字承担这一使命。实际上，很多稿子都是泥牛入海，但妻子并不认为这是无用之功，坚信总有“重见天日”的美好时刻，付出的不仅是辛苦，还有激励，就像太阳一样照耀当时显得相当灰色的人生之路。但是，所有读者见到的是铅字，而非妻子的“手稿”。

我们的家庭组合，向来都是朋友戏谑的热门题材，因为一个“小眼睛”竟然迎娶了“大眼睛”，这种醒目的反差，本身就具有喜剧色彩。这使本人缺乏与妻子携手散步的信心和勇气，特别是当有人“质问”——“你俩怎么走在一起”时，“自惭形秽”感觉就远胜于“愤怒”，竟然瞬间找不到反驳的说词。当妻子第一次以“未婚妻”的身份出现在村子的时候，那群可爱的大妈竟然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询问：“这女娃是演员吧？”在妻子55岁为迎接孙子的降临而提前退休时，本人打破惯例，在个人社交账户发出了妻子的一组照片，下面留言几乎是清一色的“挖苦”，言下之意就是某人太不匹配，太过侥幸。虽然如此，本人也不能做任何辩解，深谙在某些特殊语境下，“沉默”即“成就”的道理。

妻子毫无疑问是这个家庭出色的“CEO”，总揽家庭所有事务，井井有条，而且是大厨、工程师、首席会计、保姆、形象大使……身兼多重身份，付出最多，为某人的所谓事业和女儿的学业创造最佳环境，以致于某人家务能力极度低下，对家庭物品存储方式、地点和生活流程一片茫然，家庭文化修养几近于“文盲”。当妻子要到西藏挂职一年的时候，被工于修辞的朋友戏称为给我“断奶”。而女儿在高考前夕，向她的妈妈发出灵魂拷问：“爸爸有用处吗？”这是令人极度震撼的质疑，反衬出妈妈在家庭的地位和奉献，于是，妈妈就用能想得到的所有沟通方式，苦口婆心地说明爸爸对家庭的贡献，女儿当然也逐渐接受，但心中狐疑的消除尚待时日。

每当家人们对女主人的奉献给予赞赏，并表达歉疚的时候，这位家庭杰出贡献者就会找出很多理由说明全力操持家务的合理性，其中最为“冠冕堂皇”的说辞，就是家庭分工，乐于付出，其实也是殊途同归，都是在为建设幸福家庭而出力。这当然是一个高尚而合理的逻辑，但其实掩饰了“无我”的本质，因为就个人能力而言，她同样是一位果断、清晰的职业管理者，而且曾经拥有过良好的发展机遇，只是随着某人工作调动，两次离开自己的岗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虽然比喻粗陋一些，但却属事实。这种放弃，同样是在美丽隐身，成就家庭。

在某人的所有荣誉证书和文章、“著作”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妻子的署名，但谁都知道，还有一个重要的作者身份隐身其间。妻子用自己的付出，为某人的写作提供了最充分的时间，这不仅是支持，而且表达着期望与信任。当一个人在迷茫和苦闷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指点迷津，拨雾见日，指出一条合适的发展之路，而且后来被证明这是正确的选择，这会有多么关键，而妻子正是这样的“人生导师”。特别是在2020年本人遭遇车祸，女儿面临学业、就业、临产等家庭多重压力之际，妻子真的是以一己之力，扛起千斤重担，闯过难关，让家庭航船柳暗花明。如“中流砥柱”这样意境宏大的语词，也许并不局限于描述国家民族命运巨变中的伟大英雄，即使一个家庭，也需要这样肩负历史责任的扛鼎人物，虽然并不为更多人所了解，但丝毫不逊光彩。

不少时候，本人会为获得自己社交媒体粉丝的恭维而沾沾自喜，忽略了是谁给了我时间和闲情逸致。这个奥秘，终于为朋友们所揭示：如果家务忙得不可开交，你会有心情和时间“风花雪月”？这一质问，让我脑洞顿开，立即醒悟，清晰地意识到一位出色的妻子对家庭和家庭成员会有多么重要，同时，也在提示每一个家庭成员，要为有意义的事情而努力，努力必定产生意义。

美丽始于颜值，成就于品质。贵人并不总在舞台中央，即使隐身于一隅，素面侧颜，给生活以信念，让生命美好，依然是光芒四射的主角。时间总会成为背影，但岁月却不会老去。一同走过青春，而青春虽然已经错过属于自己的年轮，但依然心甘情愿地与时光携手，坚定延续自己的美丽之旅。

文学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马 骏

得知获“骏马奖”消息的那天下午，我驾着轮椅，在街头独自晃荡，手机里一首《直到世界尽头》循环播放着。

看着这个我生活了近30年的地方，路边立着熟悉的公交站牌，街上相同色调的出租车疾驰而过，栽种了几十年的树木悠闲地摇摆枝条。我想放声高喊，可我清楚在这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找不出一个能理解我此刻心情的人。

不知道晃荡了多久，夜幕渐渐落下来，我知道该回家了，不然母亲就会着急。离家门不远处，我眼睛瞬间湿润，便将轮椅停下，抬起右手揉了揉眼睛。我以为这么多年来，受过的苦难已让我没有可掉的眼泪，可这一瞬间我才明白，泪水还可以是幸福的，身体因激动而颤抖的感觉让我感知到生命的力量。我确实需要这沉甸甸的东西来振奋一下精神。

过去的时光，一下子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不像同龄孩子，能在校园里奔跑。我患了一种叫作脊髓性肌萎缩的病，它夺走了我身上几乎所有的力气。常年寻医的我9岁才有上学的机会。我知道老师们讲述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深知自己来此地唯一目的就是吸收这些智慧。

医生曾告诉我的父母，我可能活不过20岁。父亲母亲也不知道该不该送我去读书，可看着那个坐在青白石阶上期盼着去上学的孩子，父亲母亲不再犹豫，坚决送我去了学校。这罕见病让我没力气拔开笔帽，我就张开嘴咬着笔帽，用两只手拽住笔杆让笔帽脱落。每天，校园里总会有个中年男人，抱着一个瘦弱的男孩爬上三层楼梯，将他送进教室。这个中年男人就是我的父亲。这件事儿，父亲一做就是12个春夏秋冬。

21岁那年，我高中毕业了。我创造了一个奇迹，没有像医生说的那样失去生命。可我没有力气直起身子了，我坐弯了腰，顶着个大驼背。母亲常说：“骏儿，我后悔送你去上学了。”我劝慰母亲，我无怨无悔，我学到了人类智慧的结晶。

我高中毕业那年，弟弟上三年级了。弟弟出生时因拉伤神经造成右半身瘫痪，一直是母亲背着弟弟去上学，可母亲当时已越来越没有力气背起弟弟了。全家人都深知这个家里只能有一个孩子继续求学。是我去读大学？还是弟弟继续读小学？瞅着他那亮闪闪的眼睛，满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我想，我学到的知识够多了，他还小，他应该继续学习。

我因自己无力托起身子，放弃了去大学的殿堂继续深造。但我是多么怀念上学的日子，多想继续坐在教室里聆听老师的教诲。最孤独无助的时候，有个人闯进了我的生活，他也坐着轮椅。他怎么也坐轮椅了呢？我想知道他怎么了。就这样，《我与地坛》进入了我单调又枯燥的生活。我开始反复阅读，走进史铁生书写的生活。当我读到他在地坛里，母亲放心不下他，偷偷跟着他去找他，他却摇着轮椅躲在树丛中间，躲避着母亲不让她找见，我想他怎么那么不听话，他不该让母亲担心的！

我被他的故事深深吸引，我想了解他更多的事儿。我读到他21岁坐上轮椅那段日子，脾气暴躁，砸玻璃，掀桌子，时不时与母亲争吵。原来他和我一样，也度过了那么一段痛苦的日子。

然而，他没有去结束生命，没有放下关切他的人，他试着从孤独无助的日子里爬出来。当他渐渐缓和下来，开始写东西的时候，一切都慢慢好了起来。

他在地坛，感受春夏秋冬，遇见各行各业的人。他和一个失意的运动健将聊天的场景让我印象深刻。我还读到母亲对他的希望。可当他真的写出名堂的时候，母亲被送到救护车上，再也没有回来。

读着这些与史铁生相关的事情，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看不清书上的字了，我哭出了声。

从我拿起笔开始写作，已经过去了9年时光。这9年里，我没有一刻放下过对梦想的追求。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床头写着，写到使我高兴的故事，我会在深夜一两点放声而笑，写到悲伤的事情，我又会在被窝里偷偷抽泣。

我越来越喜爱这种生活方式，开始在文学里认识更多朋友。我渐渐明白，这个世界上不只是我受过苦难，那么多人在苦难中寻解属于自己的答案。在一本本文学作品里，我开始尝试着与自己和解，与这个世界和解。

我开始知足，感知活着的幸福。悲苦像是再也没法拘束我，有书读的日子，有家人陪伴的日子，能坐着轮椅走出家门的日子，便是幸福的日子。

母亲的电话打断我的沉思。夜深了，她着急了。我回到家时，她还在小卖部里低头忙碌着。我大喊：“妈，我得奖了！我得奖了！”

母亲木讷地望着我，不识字的她不知道我到底得了一个怎样的奖，这奖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我不知想过多少次，倘若没有和文学相遇，我会是什么样子？那是个没有梦想没有生活，孤苦伶仃、整日佝偻着身子躺在炕头，用涣散的目光呆望天花板的少年，他幸运地与文学相遇。

文学让我重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据《人民日报》）

警惕流量至上与审美茧房

胡一峰

新大众文艺是时代、科技和生活变革的成果，也面对着来自这场变革的挑战。其中一个重要挑战就是流量和算法。

如今的互联网平台不仅是社会组织模式，更是文化生产供应基地。借助互联网，一个感人故事被更多人看见并成为创作素材，一部小说在读者“催更”中逐渐丰满，一部舞台作品的十几秒片段“破圈”传播，经典作品在“玩梗”“二创”中再度翻红……

在理想状态下，互联网平台以其开放性和自主性为新大众文艺提供广阔空间，新大众文艺则以其创作活动及成果充实互联网平台文化内涵，使其用户数量和黏性进一步提升。而事实上，平台充当了传统文艺创作中“编辑”和“发行”的角色，对内容生成和分发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平台运营机制对流量的追逐，也直接影响了内容选择、创作者服务和用户策略。合理运用时，流量像一道光，照亮人们还没关注到的好内容；但若唯流量是从，则会抽空创作的精神内涵，陷入同质、庸俗的误区。

此时，文艺创作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便会以艺术价值与流量价值的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当创作者的艺术追求受阻，对能否产生流量的权衡，压倒甚至取代艺术、审美和社会价值的考量时，便有可能变为一场流量狂欢，喧嚣过后，满地浮沫。

算法的诱惑与风险也与流量类似。阅读软件的“朋友在读”，视频网站的“猜你想看”，音乐软件的“通勤必听”，作为互联网重要特点的算法推荐已渗透到文艺生态中。从内容提供的角度来看，算法描摹用户画像、对标用户喜好，让创作者的工作效率更高，更好满足大众个性化的文化需求。然而，在算法过滤机制下，人们总是优先接收到自己感兴趣或期望获得的内容。算法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固化了我们的眼睛、耳朵乃至心灵。当个体偏好被无数次加固强化，文艺欣赏就会在被诱导的挑食中越来越偏食，直至审美感受僵硬，文化营养失衡。

算法在编织着“审美茧房”的同时，也诱导创作者不断复制“成功套路”。如此往复，算法的不当使用会如越来越细密的滤网，隔绝文艺与现实生活，使本该开放包容的创作平台变成只让熟人入内、不许生人叫门的堡垒，把新鲜感、陌生感挡在大门之外——而新大众文艺之所以令人欣喜，原本就在于其鲜活而新颖、多样而丰富的特性。

新大众文艺要想走得更稳更远，应当以社会效益优先为原则强化互联网平台治理，使其更好履行“编发”职责，突破“审美茧房”的束缚，为多样化的艺术创意和美学风格留出足够空间。只有这样，才能为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营造良好生态，促使其始终与人民生活血脉相通，以清澈质朴的高质量成果回馈大众。

（据《人民日报》）

锐见

大众摄影——生活的艺术 分享的艺术

韩宵宵

随着技术更迭，数码相机、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摄影已经从“暗房”中的专业创作，变为街头巷尾触手可及的艺术形式，大众摄影时代正式开启。每个人都是镜头的主人，人人都能透过镜头探寻生活的细部，用影像定格色彩斑斓的世界。艺术的触角由此延伸至每个人的寻常生活。一个重要的人生时刻、一次曼妙的青春旅程、一场街头的不期而遇，这些被聚焦的瞬间，灌注了个体独特的审美情感，宛如一幅幅流动的社会生活画卷，既鲜活又温暖，既真诚又热烈。

社交平台让摄影不仅存在于精心布陈的展厅中和具有触摸质感的相纸上，更成为一种自我表达的语言，一种分享的艺术。分享成为创作的重要动力，让摄影艺术在大众中进一步生根发芽。“不是每张快照都是杰作，但不一定只有杰作，才会讲述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大众摄影大众拍、拍大众，成果为大众所共享，这是其最根本的价值逻辑，也是其最持久的生命力。

素人写作——“真”永远是文艺的刚需

项 静

当农民、矿工、家政女工拿起笔来，当保安、快递员、保险代理人敲下一行行文字，当图书市场上出现越来越多普通人的“处女作”，一种特别的时代文体正在形成，那就是素人写作。素人是相对于专业写作者而言，“素”取其普通的意思。他们以自述的方式记录下真切的生活感受，通过身边事和个人视角的汇聚，让读者看到世间万象和平凡史诗。重要门户网站相继创办非虚构写作平台，社交媒体设置议题、重点关注等，促使这种写作现象进一步“出圈”传播。

素人写作既是“陌生化”的，提供了较为独特的经验和故事，又是“亲切”的，能唤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它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世界，人们对真实与真情的渴求仍然是刚需。他们写下的是亲历的生活，可触摸的历史，支撑生存的情感、道德理想和生活美学，也是为每个人所感同身受的爱与尊严。

“村字头”群众文艺——重在参与 乐在互动

缴 蕊

火爆“出圈”的贵州省榕江县“村超”已经走入第三年，依然热度不减。以“村超”为代表的“村字头”文娱活动，不啻一场场跨越山海、“民星”汇聚的群众文艺盛会。它一头连接着广大农民旺盛的文艺创作热情，一头连接着乡村振兴带来的生机与活力。“云观众”通过弹幕评论参与其中，还可以随手拍一段“歌舞模仿挑战”与之互动，更是凸显了群众文艺愉悦自己、照亮他人的文化内涵。

从“村超”“村BA”的争先恐后，到“村晚”“村歌”的斗舞比唱，内涵丰富的“村字头”，反映出新大众文艺一个重要特征：从单向度的观看与接受，向广泛参与、跨地域、连通网上网下的交互转变。在这里，人们追求的不是顶尖的技艺，而是充满现场感、松弛感和参与感的文化体验。在每一个参与者的笑容中，我们看到群众文艺热度的密码，来自身边能够时刻体认和共享的生活舞台——“我行，我上！”

微视听——形塑视听文艺新格局

赵 晖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50亿人，微短剧用户规模达5.76亿人。微视听成为新大众文艺的关键组成。它是媒介深度社会化的成果，也是互联网业态回应审美需求的必然产物。自发创作、雅俗共赏、大众传播……一系列特质共同彰显微视听文艺的人民属性。无需号召，短视频账号总数在2023年底就已达到15.5亿个，日均更新量近8000万条。它包罗万象，传统文艺、乡村民俗、城市生活层见叠出，还掀起“跟着短视频去旅行”“city walk”等潮流。它满足文化消费“短”的需求，日益形成“微短剧+”社会文化生活新格局。

汇聚海量创作主体，微视听以共创共享的生产机制，构建起高低相和、长短互融、错落有致的热带雨林式的文艺生态。与此同时，正视良莠不齐、一窝蜂、抢风口等问题，跨过“青春期”，在艺术历练中走向成熟，依然是摆在微视听文艺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从技术革命到创作革新

梁君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影视创作正在迎来新一轮变革。这一技术提供了智能工具，也打破了专业壁垒，让普通人拥有了创作高品质影像的可能。有电影导演感叹，在这条新赛道上，之前积累的电影经验不再适用，每个人都是初学者。何为艺术，何为创作，什么是好作品，同样面临着重新定义。

新技术还革新了视听内容生产逻辑，大幅提升了文艺创作效能。以前需要成百上千人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要几十个人的团队就能做得更快、更好。惊艳全球的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就借助AIGC大幅提升了动作捕捉和模型生成等环节的效率。

AIGC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对人类想象方式的极大拓展。越来越多的奇思妙想可以通过影像方式便捷实现。未来，随着脑机接口等新技术突破，人们将更加自由地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穿梭。这不仅仅是文艺创作的变革，也必然会重新定义人类的生活世界。

（据《人民日报》）